

冷苑珠林

才三十五

隸五

四百八十四

51413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法服篇第三十

此有六部

然燈篇第三十一

述意部

功能部

會名部

濟難部

感報部

違損部

述意部第一

夫袈裟為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為觀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勞鎧名忍辱取能降伏眾魔亦喻蓮華不為汙泥所染亦名幢相不為邪眾所傾亦名田文之相不為見者生惡亦名救龍之服不為金鳥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為外道所壞亦名



不正之色不爲俗染所貪是以教有內外之  
別人有道俗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  
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  
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躅理叶儒  
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  
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  
之好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  
國恩之重旣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  
以敬親事君之禮是故剃髮之辰天魔聞而  
遙怖染衣之日帝釋見而遠歡戲女聊被無  
漏遂滿醉人暫前惡緣即捨龍子賴而息驚  
象王見而止怯故知三領法衣蔽身儉用三

種壞色伏我愛情既仿稻田自成應供之德  
遠同先佛寔遵和敬之道出塵反俗所貴如  
斯者乎

功能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也又大悲  
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目稱沙門形  
似沙門被著袈裟於弥勒佛乃至樓至佛所  
得入涅槃無有遺錯又悲華經云釋迦牟尼  
佛昔於過去寶藏佛所發菩提心願我成佛  
時令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我成佛已若有  
衆生入我法中出家著袈裟者或犯重禁或  
犯邪見若於三寶輕毀不信集諸重罪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於一念中生恭敬

心尊重佛法僧如是衆生乃至一人必與授  
記於三乘中得不退轉二者我成佛已天龍  
鬼神人及非人若能於此著袈裟者恭敬供  
養尊重讚歎其人若得見此袈裟少分即得  
不退於三乘中三者若有衆生爲飢渴所逼  
若貧窮鬼神下賤諸人乃至餓鬼畜生若得  
袈裟少分乃至四寸其人即得飲食充足隨  
其所願疾得成就四者若有衆生共相違反  
起怨賊想展轉鬪諍若諸天龍八部人及非  
人共鬪諍時念此袈裟尋生悲心柔軟之心  
無怨賊心寂滅之心調伏善心五者有人若  
在兵甲鬪訟斷事之中持此袈裟少分至此

輦中爲自護故供養恭敬尊重袈裟是諸人  
等無能侵毀觸撓輕弄常得勝他過此諸難  
若我袈裟不能成就如是五事聖功德者則  
爲欺誑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於未來世不成  
菩提作佛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信  
心清淨知僧福田爲法衣故施一菓直爲作  
衣價心常愛樂而生隨喜命終生林戲天自  
在遊戲隨意所至若生人中神德自在若有  
衆生心有淨信爲比丘僧染治袈裟法服命  
終生彩地天與諸天女五欲自娛飲食甘露  
無有醉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人所愛敬

會名部第三 如大方等隨羅尼經云佛言

若趣向道場應如比丘法修諸淨行具於三  
衣楊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如是應畜至於  
道場如比丘法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  
衣者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者令我弟  
子趣道場時當著一服常隨逐身寸尺不離  
若離此衣即得障道罪第三衣者具於俗服  
將至道場常用坐起其名如是汝當受持  
又薩婆多論問佛常剃髮不答曰不尔佛髮  
常如剃髮後一七日狀問曰佛初得道時著  
袈裟不答曰無有白衣得佛者要有三十二  
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捨離煩惱而復一  
切種智入其身内袈裟者秦言條衣也結髮



等亦名染也著此服者在獸不畏是故獵師  
假服令獸遠見又舍利弗問經云摩訶僧祇  
部勤學衆經宣講真義我以處本居中應著黃  
衣曇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表發  
殊勝應著赤色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  
法化應著皂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  
生應著木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  
密應著青衣是故羅旬踰比丘分衛不能得  
食後以五種律衣更互著之便大得食何以  
故是其前世執性多嫉見沙門來急閉戶云  
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  
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

純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羅旬踰故受種種苦  
也又三千威儀云有四事到他國不著袈裟  
無罪一無塔寺二無比丘僧三有盜賊四國  
君不樂道

濟難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昔佛在世時尊者達尼迦闍取  
官材罪在不捨時瓶沙王信敬三寶見達尼  
迦身著袈裟雖取官材釋然不問比丘見已  
而白佛言此達尼迦宿殖何業為瓶沙王原  
恕乃尔佛告比丘乃往過去尔時有一金翅  
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六千餘里常入海  
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  
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行

食彼諸龍鳥食龍時以翅搏海水擗龍現而  
取食之時有一龍爲鳥所逐即取袈裟戴著  
頂上尋岸而走時金翅鳥化作婆羅門追逐  
龍後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龍畏死  
故急捉不捨余時海邊有一仙人龍時恐怖  
投趣仙人鳥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爲  
鳥說法教鳥向龍共相懺悔已各云佛告比  
丘昔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王是  
尔時龍者達尼迦是昔蒙袈裟得免鳥食今  
復蒙我袈裟因緣得脫王難出家修道獲阿  
羅漢是故當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議又海龍  
王經云尔時有龍王而白世尊曰於此海中

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鳥常食斯龍及龍妻  
子願佛擁護常得安隱於是世尊脫身皂衣  
告海龍王汝取是衣分與諸龍皆令周遍有  
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觸持禁戒者所  
願必得今時諸龍各懷驚懼各心念言是佛  
皂衣甚為小少安得周遍大海諸龍

時佛即知龍心所疑告龍王言假使三千大  
千世界所有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減盡  
譬如虛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佛  
衣而分作無鞅數百千万段各各分與隨其  
所之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知  
盡當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塔寺佛言觀如

來衣者即脫龍身於是賢劫中皆得無著當  
般泥洹尔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白  
佛言今日吾等自歸三寶悔過前犯奉持禁  
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一切龍擁護正法  
到于滅盡不違佛教佛告四金翅鳥王汝等  
於金仁佛時爲四比丘名曰欣樂大欣樂上  
勝上友是四比丘違犯戒法貪於供養不護  
身口意作惡衆多供養金仁佛亦不可計以  
是之故不墮地獄墮此禽獸前後殺生不可  
稱計佛現神足令識宿命所作罪福普悉念  
之我等寧沒身命不敢犯惡佛爲說經授其  
決言弥勒佛時在第一會皆當得度

感報部第五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

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其婦生女端

正殊妙有白氎衣裹身而生因爲立字名曰

淨年漸長大衣亦隨長鮮白淨潔不煩浣染

衆人見之覓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

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

佛所求索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

身上白衣化爲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

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請問因緣佛告阿難此

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

聚落教化衆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歡

喜持一張氎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

天上人中常有淨衣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  
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在時波羅柰國有梵摩達  
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  
因為立字名伽尸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  
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  
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前  
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  
陀洹果復求世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  
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  
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  
請問所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

佛出世号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  
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懷喜悅前禮佛足請佛  
及僧三月受請四事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  
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  
裟隨身而生佛告比丘欲知王女者今孫陀  
利比丘尼是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  
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夫人生一男兒端  
正殊妙世所希有身被袈裟生已能語問父  
王言如來世尊今者在不大德迦葉舍利弗  
大目犍連如是遍問悉為在不父王荅曰皆  
悉都在唯願大王為我設供請佛及僧尋勅  
為請佛入宮已見其太子而問之曰汝自憶



念迦葉佛時是三藏比丘不答言實是處此  
胞胎為安隱不蒙佛道恩得存性命得過日  
耳時王夫人見此太子與佛世尊共相問答  
喜不自勝而白佛言今此太子宿植何福生  
便能語乃能與佛咸有問答唯願世尊敷演  
解說今時世尊即便為王說偈言

宿造諸善緣

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

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迦翅王國時王

太子名曰善生見佛世尊深生信敬歸白大

王求索入道王不聽言我唯一子當繼王位

養育民衆終不聽汝出家入道時王太子聞

已愁頓斷穀不食已經六日恐命不全勅彼  
太子共作要誓汝今若能讀誦三藏經書通  
利聽汝出家然後見我時太子聞已心懷喜  
悅尋即出家誦習三藏盡令通利王大歡喜  
即語比丘我今庫藏所有財物隨汝取用終  
不吝惜於是王子比丘聞已取財設百味食  
請迦葉佛及二万比丘供養訖已一一比丘  
各施三衣六物緣是功德不墮惡世天上人  
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  
故有袈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違損部第六 如賢愚經云昔過去無量阿  
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捺領

八万四千小國時世無佛有辟支佛在山林  
中福度衆生禽獸亦附時有師子名曰堅誓  
軀體金色食果斃草不害群生有一獵師剃  
除鬚髮身著袈裟內佩弓箭行見師子而心  
念言可殺取皮以用上王足得脫貧值師子  
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師子驚覺即往欲害  
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裟人不久在世必  
得解脫所以然者此袈裟乃是三世聖人標  
相我若害之則起惡心向三世諸賢聖人念  
已息害毒箭入體命在不久即說偈言

耶囉羅

婆耆沙

沙呵

說此語時天地大動無雲而雨諸天觀見雨

華供養死已剥皮持以奉王求索賞募三見  
念言經書有云若有禽獸金色身者必是菩  
薩我今云何與物賞之若與賞者同彼無異  
王即問言師子死時有何瑞應獵師荅言口  
說八字雨華動地無雲而雨王聞語已悲喜  
交集即召諸臣令解是義無能解者時山林  
問從何處來荅云從戶籬中入云與遠僧俱  
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七  
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  
遺進進即以為黓朗去衆僧已去別日當取  
之後見執麈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  
麈者皆去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

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  
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  
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  
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  
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

宋岷山通雲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  
始康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  
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  
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  
時人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  
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尔日郡縣亦見碩作  
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

等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  
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  
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  
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  
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靈  
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  
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  
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去昨見碩公在市  
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  
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屍時怖  
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  
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宋江陵琵琶寺有釋

財物資生之具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  
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則隱一切諸佛正法  
令諸天人墮於地獄時憍陳如及梵天王而  
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著袈裟不受  
禁戒受已毀犯若王大臣及斷事者罵辱打  
縛得幾許罪佛告梵王我今爲汝且略說之  
若人出於萬億佛面得罪多不梵王答佛若  
人但出一佛身面其罪尚多無量無邊何況  
具出萬億佛面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  
報佛告梵王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爲我剃髮  
被著袈裟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萬  
億佛面何以故是人爲我出家剃髮被著袈

裂雖不受戒或受毀犯是人猶能為諸天人  
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  
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能速入涅槃勝於  
一切在家俗人是故天人應當供養若有國  
王見出家人作大罪業止得如法償出國土  
及在寺外不得鞭打及以罵辱一切不應如  
其身罪若故打罵是人便已退失解脫及離  
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  
打為佛出家具持戒者

頌曰

外潔內明 同資淨土 戒品無虧 法服庠序  
既仿田文 亦救龍苦 威儀可觀 恩霑法雨

感應緣

略引  
五驗



西域志云有佛袈裟驗

魏明帝有火浣布袈裟驗

宋沙門釋僧妙有袈裟驗

唐沙門釋慧光有袈裟驗

唐沙門道宣感通袈裟驗

西域志云沙娑羅雙林樹邊別有一牀是釋迦

佛素像在上右脇而卧身長二丈二尺四寸

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

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

時將就池浴脫衣於此有鷲鳥嚙袈裟升飛

既而墮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分明其

南有佛觀曰命弟子難陀製造袈裟處並數

有瑞究現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  
彼見者非一 魏文帝時不信南方有火浣  
布帝去火功尚能鑠石銷金何爲不燒其布  
文帝旣崩至太子明帝時西園有獻火浣布  
袈裟明帝初依父語不信以火試之久燒不  
壞始知有徵言不虛也文帝前已著史籍上有  
不信火浣布之文者並私改有之 宗沙門  
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居于江陵上明  
村妙至大明年初遊乞零陵因居郡治龍華  
精舍販貨蓄聚米至數千斛大明八年卒龍華  
寺灾焚蕩盡妙臨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  
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陋延曰未時建

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  
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縣即郡治之  
邑也猛往省宗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柸  
華布裙單黃小被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違處  
分不立僧房費散財物云云既迴見道猛如  
驚蓄狀以被蒙頭入法宗房猛常往來此寺  
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突之先告法超道人  
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檢問形狀音氣猛  
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  
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  
數罵甚嚴猶以僧房爲言聲音氣調不  
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今生何

處善惡云何妙白生處復粗可耳但應受小  
謫二年外乃可得免兼有小抑橫欲訴所司  
爲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爲製也法宗曰袈  
裟可辦未審和尚去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  
設供以袈裟爲襯我即得也法宗如言飯僧  
襯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于堂戶之外  
拱立聽經飯襯旣畢猛即見袈裟已在妙身  
仍進堂中欲依僧次就坐問猛年臘猛云吾  
忘其年是索虜臨江歲之二月也妙云與吾  
同臘見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即空一坐位  
妙端默聽至座散乃不復見時一堂道俗百  
餘人零陵太守秦山羊闡亦預法集自猛與

妙講論往反衆但聞猛獨言耳所以咸知驗  
實者猛與妙不相識說其形色舉動年臘少  
宿莫不符同法宗始病厄困殆命至靈語曰  
枕疾即愈靈語所著蓋是弱僮而聲氣音用  
聽者莫辯其殊故並信異之初聞不甚奉法  
因是大興敬悟連建福集即其年設講於此  
寺持齋布施 大唐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  
慧光法師弟子母氏家貧內無小衣入來子  
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言笑  
忽覺脚熱漸上至腰湏臾雷震霹靂擲隣母  
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  
用衣母遂被震死火燒焦蹠題其背曰由用

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之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福利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申辟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西明寺道宣律師乾封二年仲春二月任持感應因緣具在第十卷初時有四天王臣子白宣律師曰如來臨涅槃三月未至前命文殊師利汝往戒壇所鳴鍾召四方菩薩并及比丘天龍八部等使集祇桓文殊依命告集已世尊告文殊大衆言我初踰城入山學道以無價寶衣質得鹿裘著有樹神現身手執

僧伽梨告我言悉達太子汝今修道定得正  
覺過去迦葉佛涅槃時將此布僧伽梨大衣  
付屬於我令善守護待至仁者出世令我付  
悉達我於于時欲受大衣地便大動樹神告  
言今爲汝開衣示福田相樹神旣開我見福  
田相即入金剛三昧定地又大動樹神又言  
汝今猶是俗人未合被此法衣當置于頂上  
恭敬供養令汝求佛道不爲魔嬈我依樹神  
即以頭頂戴之我初戴時大地震動不勝我  
身彼地神堅牢從金剛際踊出金剛山隨我  
所行處處承我始得安住我時六年苦行身  
體旣羸衣猶頂上不敢辭疲唯有梵王數來

見我深起大悲愍我勞苦將我伽梨上至梵  
天地又大動日月無光地神又告梵言汝可  
持衣還安頂上梵王依教大地乃安日月還  
明太子又告梵王汝知僧伽梨在我頂上意  
不荅言不知太子言此爲未來諸惡比丘比  
丘尼等不敬我解脫法服故以衣在頂上任  
爲摧伏天魔外道故我入河浴受二牧女乳  
糜時被著此大衣即得第三禪樂衆苦皆盡  
我坐菩提樹初轉法輪卽時樹神將塔來奉  
上我令我脫此服安置塔中我自成佛來于  
今五十載敬重此大衣守護自濯常使金剛  
擎持寶塔未嘗置地每轉法輪便被此服



目成道來被著五十度我欲涅槃頃有付屬  
佛告文殊及諸比丘天龍八部等此是迦葉  
佛鹿布僧伽梨有大威德我以佛眼觀諸天  
龍鬼神及十地菩薩等未能動此大衣如毛  
髮許旣不能動唯有如來擊此衣塔三而遶  
戒壇從南面西階昇于戒壇上從西面北轉  
至于北面上立世尊擲衣塔上空巾衣塔放  
光遍照百億國土一切苦趣蒙光皆除猶如  
天樹妙樂國土如來發聲普告諸佛我欲涅  
槃有古迦葉佛鹿布僧伽梨付我住持末法衆  
生諸來十方佛等願各捨一衣共持末法十  
方諸佛聞是語已即各脫僧伽梨以施牟尼

佛世尊受已魔王又白佛言伏願哀愍聽我  
欲施黃金珠寶用作盛衣塔願見聽許世尊  
許已便以神力於一念頃衆塔皆成成已世  
尊自將大衣一一內寶塔中魔衆白佛不知  
此塔付屬何人安置何處於是如來臨欲涅槃  
即告羅雲汝命阿難來阿難來已世尊放  
光徧照大千百億釋迦俱集祇桓諸佛集已  
世尊即從座起昇于戒壇又告阿難汝往震  
旦國於清涼山窟命文殊師利我欲付囑迦  
葉僧伽梨諸來釋迦佛即與文殊於一彈指  
頃來至戒壇佛告文殊及諸來大衆我今涅槃  
欲付汝迦葉佛衣塔持我遺法我入涅槃

後將迦葉衣塔置我戒壇比丘經于十二年又  
告四天王汝將天樂常供養衣塔 佛告文  
殊有惡比丘共相鬪諍滅我正法比丘竺國  
有惡王治世信受小乘誹謗大乘小乘學者更  
相扇惑惡魔所習所以殺害大乘三藏學者  
佛告文殊是以因緣聽住戒壇比丘于二年中  
惡王治世正法滅時汝當以神力擎持衣塔  
遊行彼國所有大乘教收內塔中彼持戒比  
丘為王殺者各有僧伽梨如法受持者汝亦  
收取內我衣塔中彼持戒比丘命未盡者汝  
當以神力接取安須弥頂上尔時魔王白佛  
言我於未來世護持正法至彼惡王出除滅

大乘時我從須彌頂下大石山壓彼惡王并  
惡比丘猶如微塵我有千子並大威力下生  
閻浮提為彼諸國各造萬僧伽藍滿閻浮提  
及三天下為滅憂慮護持正法佛告文殊汝  
持我衣鉢之塔周遍閻浮及三天下乃至大  
千世界處處安置鎮我遺法有阿育王塔亦  
勸令造遍三千土。又佛告文殊師利汝以  
神力往祇桓中堂西寶樓上取我珠玉函將  
示大衆我初踰城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  
林身小疲怠摧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  
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為三界大師迦葉  
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絹僧伽梨令我轉

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我  
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道  
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  
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輒鹿言諸佛慈悲實不  
著蠶衣此絲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  
開中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竒特事有大毗  
尼及修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中并見  
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  
迦葉佛書云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  
絲是化出非是絲蠶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  
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  
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被此衣者

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  
置祇桓中若轉毗尼時當爲我著今留此衣  
汝涅槃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  
遂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修多羅當爲無量  
部諍論由興今法速滅由彼愚僧不閑三藏  
聞開著繒衣即謂殺璽汝若成道後彼絲自  
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今轉付汝  
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任持遺法我  
既讀書已地即六種震動珠函自開又放大  
光樹神又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  
常起恭敬勿安餘處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  
伏外道令速成佛我自受函來常在肩上乃

至受乳糜菩提樹下坐時帝釋來至我所從  
肩上取函開取僧伽梨令我披著又取迦葉  
佛鹿布僧伽梨安于絹衣上梵王將帝釋復  
施布大衣我依前納受既披三重衣二是迦  
葉佛衣一是我許大梵天王來告我言我見  
過去諸佛亦披三大衣地所不能勝世尊宜  
可去二大衣還安本處著我所施衣大地方  
得安任我遂依王言大地乃得安任介  
又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服鹿布僧  
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著蠶蟲衣繒帛何爲惡  
比丘等謗黷我云毗尼教中開許著之初成  
道時愛道比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

我不敢受令持施僧况我三界大師服著蠶  
衣我於三藏教中雖聽用繒綵供養佛法僧  
然本非是蠶口出絲綿我此閻浮洲及以大  
洲之外有千八百六國並有繒帛絲綿皆從  
女口出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殺害衆生命  
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出問何以得知答  
曰若欲須絲作衣時即須然香至桑樹下便  
有二化女子從彼樹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  
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羅車從女口中取絲  
轉至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聽著繒  
綵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綵本非害生取絲而  
用云何謗我害生取絲用耶 尔時文殊便



白佛言今有少疑欲有所決未知許不佛告  
文殊可隨汝意我觀大衆心皆有疑前云迦  
葉佛小珠函唯長三寸三分盛彼僧伽梨一  
衣亦恐不受何況容受迦葉佛三藏教迹一  
切經典耶佛告文殊大衆等是諸佛力不可  
思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非汝等境界之所  
筭度世尊又令文殊師利捧函世尊起禮以  
指觸函如開大城門大衆咸覩一切衆事珠  
塔綃衣金銀樓觀其數十萬盛諸三藏復有  
天樂而常供養臺高四十里塔高十由旬然  
函無增減依本三寸十方諸來佛等各讚牟  
尼能於惡世廣度衆生各施僧伽梨及一珠

函用助牟尼尊者任持遺法佛命文殊令開  
佛函其中各有大衣臺觀三藏教迹一如迦  
葉佛塔平等無異佛告文殊汝將此塔還至  
祇桓戒壇北臺內安置待我涅槃時自當有  
付囑因此文殊重問世尊涅槃後此函塔等  
當付何人何處世尊對諸大衆令付文殊置  
戒壇上經三年已移置東南角經三十年住  
過是年已後移西印度頻伽羅山頂光明池  
南住如來滅度後經四十五年有一惡王出  
現於世破損佛法逼掠尼衆不可具說爾時有  
魔王兵衆及四天王等便下大石壓殺惡王  
娑竭龍王陷彼宮殿成大池水惡王種族無

有遺餘唯有伽藍及諸民衆西印度人甚弘  
熾盛寺有十三萬僧有六十萬及菩薩衆亦  
有無量經有十三萬藏金縷經字有八萬藏  
金銀七寶像大者高百尺小者丈六合有一  
百三十萬軀自餘小者不可數不可量此之  
經像皆是忉利天王工匠具相造之以是因  
緣故其衣塔等往彼山住至法像末時一千  
七百年我此閻浮提及諸四天下多惡比丘  
起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經不識文字縱  
有識者千有一二至彼惡世令文殊師利擎  
持衣函塔等遍歷國土教化人民令造衣塔  
以神通力普被大千令彼惡比丘等改惡修

善習讀三藏令法久住所作既已還將衣塔  
置于本處至弥勒下時令文殊師利將塔付  
弥勒佛是爲安置處所以相付囑也 又如  
來成道後第二十二年佛告大目連汝往祇  
桓戒壇北鳴鍾召十方僧如普賢觀音菩薩  
等并集我分身百億釋迦佛各乘樓觀至戒  
壇所依教集已佛告普賢菩薩汝往獼猴池  
所我常經行處有破僧伽梨衣角有小珠塔  
可持將來普賢依教持至祇桓世尊受此塔  
已即告大衆我初踰城至城樓上城神歎我  
言我爲此城神經今十三劫見過去諸佛皆  
踰城學道破息愛網殺煩惱賊成無上道度

脫一切汝今亦尔勿令有退迦葉佛時付我  
小珠塔待悉達踰城令我付汝此是拘留孫  
四牙印之塔展轉相付乃至婁至佛太子受  
已禮拜塔訖放大光明塔門自開便見四牙  
及佛遺教有金銀觀其數八萬普盛經律又  
有摩尼臺觀上常有香燈供養并傍有銀題  
字告釋迦文佛汝初成道時當取一牙印汝  
脚足下千輻輪現次取一牙印汝手掌中  
便有萬字現又取一牙印汝臂臆上便有  
德相現又取一牙印汝頂上便獲大圓光  
現我後成道依此四印隨印現相皆如前說  
印竟內塔中門自然閉塔基有銘文今置架

袈角自成道來置于左肩上又告諸來佛及  
人天衆各施一珠塔任待未來諸佛依言施  
已並付普賢守護待如來涅槃送至祇桓中  
安戒壇北至闍維舍利竟令普賢守護任二  
十年已後付文殊開塔取此四牙至正法末  
時令傳聞浮諸國佛法任持乃至一千一百  
年後將此四牙印百億界形像皆有究明生  
希有心後乃至四六欲天等流通化益後文  
殊師利將付弥勒佛 尔時世尊又告大衆  
我初成道時欲入河洗尔時河神現身手執  
此寶塔內有黃金函盛一安陀會并瓦尼師  
壇及有一鉢袋迦葉佛四牙並在函中此是

迦葉佛付我令付世尊令澡浴竟情披安陀  
會我即受者地為六種震動而安陀會四角  
放光照于百億國土十方諸梵王尋光未至  
我所前自我言此白氎五條是拘留孫佛衣  
佛涅槃已展轉相付乃至婁至佛釋迦佛涅  
槃後付屬婁竭龍王令依此法衣造八萬領  
仍造塔供養鎮後遺法而此安陀會四角及  
條節頭皆安万字此衣賢劫中最初而造而  
此安塔形同五寸而世尊開塔現真殊樓觀  
其數八万盛拘留孫佛所說遺教又有彼佛  
三比丘坐禪佛命文殊汝吹我法螺至彼比  
丘所吹興出世曲文殊依命吹螺入定比丘

即起問文殊師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答言  
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來  
禮佛在一面任即白佛言拘留孫佛般涅槃  
時付我安陀會尼師壇及鉢袋令我住此塔  
中乃至婁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葉佛又付  
我四牙牟尼佛施我少爪髮並置塔中世尊  
涅槃後從塔中出於此閻浮提乃至大千界  
處處流布衣塔鎮後遺法也 又問如來成  
道竟佛度迦葉兄弟徒衆漸多於迦蘭陀竹  
園集二部僧於水池邊令二部衆並脫僧伽  
梨遣敷尼師壇比丘在上坐令製僧伽梨置  
比丘頭上 尔時世尊問比丘汝解我意不



比丘荅不解我滅度後一千一百年多有非法比丘毀滅我正法有惡國王殺害比丘焚燒經像故如來從座起自脫僧伽梨繫置頭上佛告諸比丘我此僧伽梨過去未來諸佛皆著此衣得至解脫末世惡比丘不受持三衣亦不持戒輕慢法衣今法速滅我今與汝合三千大衣願汝受持勿令損失當用布褐作此伽梨不得用繒帛及細軟者並用麤大布作之今末世比丘不樂好衣服世尊發此言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歎息皆大歡喜今此諸大衣世尊敕將付四天王及諸八使者令八部鬼神守護此衣勿令損失乃至弥勒

下生付囑彼佛又付梵王帝釋若至六齋日  
年三長齋月掃灑天宮殿令將僧伽梨至彼  
天宮供養藏七寶匣中用牛頭栴檀沉水末  
香煮取香汁浣灌伽梨曝曬令乾已後取香  
屑安寶匣中用熏僧伽梨令彼大衣久任六  
齋七日長齋則一月過此日月後還付四王  
王是為安置處也 世尊又告阿難言往須  
彌山頂鳴鍾召集四方一切諸比丘皆集戒  
壇所各各自言得四果者合得八百萬人皆  
令脫七條披著僧伽梨以前憂多羅送至世  
尊前如來手自受之安置覆釜上世尊自脫  
七條安置諸衣上如來發聲普告大衆天人

龍神等我於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及內外財  
寶方得解脫衣證無上菩提教化群生我涅  
槃後諸惡比丘不信我教不持禁戒不護解  
脫衣無有威德毀滅正法諸惡比丘尼不順  
教勃於金剛道場內行不淨行猶如姪舍不  
行八敬輕慢比丘速滅我正法今天人衆滅  
諸惡充滿我今共汝發四弘願愍念來世諸  
惡僧尼守護此衣勿令損失安置塔中任持  
佛法說此語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龍神悲  
歎歡喜聲至大千世尊安多會五條衣及尼  
師壇廣起問答大同僧伽  
梨世尊皆從梵王帝釋魔王等索諸寶玉世  
尊造塔不盈七日寶塔皆成展轉相付乃至  
於彼下通時又世尊初成道度五拘隣竟至

第七年中諸聲聞弟子漸漸增多有一比丘  
名真陀羅是閻浮洲北瞿陀羅國人因賣賈  
爲業來至中天竺遇佛出家命善來度彼國  
無有布帛氎毛一切國人純著駃犢皮以爲  
上衣此真陀羅比丘於王舍城見一駃犢皮  
從彼俗人索作袈裟彼俗譏嫌有比丘白佛  
佛喚所責佛告諸大衆我此閻浮提及餘大  
千界如瞿陀羅國以皮爲袈裟揔有二十萬  
國恐我入涅槃後多惡比丘害生命取皮  
爲衣 佛告目連汝至我父王所白父王言  
我爲童子時毀前四齒令父王收舉道我今  
須留任末世鎖我遺法目連依命取已來付

世尊佛告諸來佛及以分身佛可施一齒及  
一金剛塔告諸鬼神龍王於一彈指頃各造  
金剛塔盛前四齒及十方諸來佛及我分身  
佛皆施我齒塔令娑竭龍王收在大海中供  
養 又告文殊師利及觀音大士待我滅度  
後汝以神力分身取我齒塔擎往彼國至僧  
伽藍中令塔放光於光明中出諸布氎汝爲  
膏鬘客至彼貿易或施爲法衣汝復變爲三藏  
比丘教化彼國比丘勿著皮衣若如佛教勤  
行精進諸天送衣并施飲食 又我滅度後  
一千四百年後我此閻浮提及大千界多有惡  
比丘不修禪戒多造塔寺遍滿天下雖非皮

國多有布氎繒綵不以爲衣手樂殺生取其  
斑駁色皮以爲上服汝至彼惡世時當以神  
力震動大千令塔放光觸彼惡人今生改悔  
不習惡法也

然燈部第三十一

此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  
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虔躬燈王克成  
弥陀之尊致力續明遂受定光之号茅照輕  
緣迺獲身色之暉燭施微因爰果眼根之淨  
况乃振此大智開彼勝光者哉是以育王臨  
終之日揔造八萬四千之燈普照八萬四千  
之塔製窮機巧體極殊妙莫不名應法區事  
動真境灼鑠電搖氤氲華列倒影淥水籠光

碧樹曄曄交燄似朝霞之鏤白日昭昭聯暉  
若恒星之繡天漢睇金鋪以忘夜臨玉砌而  
疑曉可謂無盡之福常照盛明之徵恒皎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昔  
無數劫來放捨身命於閻浮提作大國王便  
持刀授與左右勅令剗身作千燈處出其身  
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而作千燈安炷已  
訖語婆羅門言先說經法然後灸燈而婆羅  
門為王說偈言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  
躍今為法故以身為燈不求世榮亦不求二  
乘之燈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真之道發是

願已即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身多千燈一  
切諸天帝釋梵王輪王等皆來慰問身多千  
燈得無痛耶頗有悔耶王答天帝不以爲痛  
亦無悔恨若無悔恨以何爲證王便擗言而我  
千燈用求無上之道審當成佛者諸瘡即愈  
作是語已身即平復無有瘡槃帝釋諸天王  
臣眷屬無量庶民異口同音悉讚歡喜皆行  
十善 如阿闍世王受決經云時阿闍世王  
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議曰佛飯已  
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勅  
具百斛麻油膏從宮門然至祇洹精舍時有  
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



兩錢以至油家買油膏膏主曰母人大貧窮  
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  
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  
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然一  
燈作後世本於是膏王嘉其至意與兩錢膏  
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母則往當佛  
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  
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  
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  
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  
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  
諸燈皆滅唯母一燈三滅不盡便舉袈裟以

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嵐風以次吹  
燈燈更熾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  
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  
非汝威神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  
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未暇修檀故今貧  
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号曰須  
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無有日月人  
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母聞  
歡喜作禮而去王聞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  
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  
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  
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

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  
王當爲佛佛号淨其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  
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衆寶  
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  
養佛佛般泥洹我當承讀爲佛佛言必如願  
佛号梅檀 又賢愚經云阿難白佛不審世

尊過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報  
佛告阿難過去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閻浮  
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大夫人生一太子身  
紫金色相好具足後漸長大出家成佛教化  
人民度者甚多尔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  
養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晉言及於三月中作

燈檀越日日入城求索酥油燈炷之具時王  
女名曰牟尼蹬於高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  
經營所須心生敬愍遣人往問何所營理比  
丘報言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求乞  
酥油燈炷之具使還報命王女歡喜自今已  
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燈炷之具比丘可之  
於是已後常送酥油燈炷之具與聖及比丘誠  
心欵著佛授其記汝於來世向僧祇劫當得  
作佛名曰定光

餘經名  
然燈佛

王女牟尼聞聖及比

丘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物悉是我有  
比丘已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自  
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尼曰汝於來世二阿

僧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号  
具足王女聞記歡喜發心化成男子重禮佛  
足求為沙門佛便聽之精修不息由昔燈明  
布施從是已來無數劫中天上人間受福自  
然身體殊異超絕餘人至今成佛受此燈明  
之報 又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或有

人於佛塔廟諸形像前而設供養故奉施燈  
明乃至以少燈炬或酥油塗然持以奉施其  
明唯照一道一階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  
切聲聞緣覺所能可知唯佛如來乃能知也  
求世報者福德尚尔況以清淨深樂心相續  
無間念佛功德照道一階福德尚尔何況全

照一階道也或二三四階道或塔身一級二級乃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彼所然燈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盡滅或炷盡滅或俱盡滅如是少時於佛塔廟奉施燈明為信佛法僧故如是少燈奉施福田所得果報福德之聚唯佛能知少燈尚多不可算數況我滅後於佛塔寺若自作若教他作或然一燈二燈乃至多燈香華瓔珞寶幢幡蓋及餘種種勝妙供養復次若人於佛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三種明何等為三一者彼人臨命終時先所作福悉皆現前憶念善法而不忘失八因此念已心生踊

悅二者因此便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欣喜  
心無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  
利弗彼人臨命終時更復得見四種光明何  
等爲四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踊出二者  
見淨月輪圓滿踊出三者見諸天衆一處而  
生四者見於如來應正遍知坐菩提樹垂得  
菩提自見己身尊重如來合十拍掌恭敬而  
住又舍利弗於佛塔廟施燈明已於臨終時  
得見如是四種光明已便生三十三天生  
彼天已於五種事而得清淨一者得清淨力  
二者於諸天中得殊勝威德三者常得清淨  
念慧四者常得聞於攝意之聲五者而得眷

屬常護彼意心得欣喜於彼天宮捨壽命已  
不隨惡趣生於人中最上種姓信佛法家其  
時世間若無佛者亦不在輕賤吉凶邪見家  
生由施燈已復得四種可樂之法何等爲四  
一者色力二者資財三者大善四者智慧若  
人住於大乘施佛塔廟燈明已得於八種可  
樂勝法何等爲八一者獲勝肉眼二者得於  
勝念無能測量三者得於勝達淨分天眼四者  
爲於滿足修集道故得不駛戒五者得智滿  
足證於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無難處七者  
所作善業得值諸佛能爲一切衆生之眼八  
者以彼善根得轉輪王所得輪寶不爲他障



其身端正或為帝釋得大威力具足千眼或  
為梵王善弘梵事得大禪定舍利弗以其迴  
向菩提善根得是八種所樂勝法又舍利弗  
若人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清淨合十指  
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得於八種增上之法  
何等為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屬  
三者得增上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五  
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辯七者得增上聖  
道八者得阿耨菩提又告舍利弗有五種法  
最為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於佛正法得  
信樂難三者樂於佛法得出家難四者具清  
淨戒難五者得漏盡難一切衆生於是五法

言為難得汝等已得

此經一卷  
略取要書

又燈指經云昔王舍城五山圍遶於五摩伽  
陀最處其裏諸勝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  
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來雲集其中介  
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毗  
沙門然無子胤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  
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出  
宿植福田初生之日其手一指指出大光明  
照十里父母歡喜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  
大會為兒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集諸會  
者覩其異相歎未曾有時此會中有婆羅門  
名曰婆修博聞多知事無不曉見兒奇相非

常含笑而言此兒或是那羅延天帝釋提桓  
因日之天子諸大德天來現生也時兒父母  
聞是語已倍增歡喜七日設大施會舉國知  
聞上徹於王闍王聞已即勅將來長者受教  
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醮會通啓未得其  
兒指光照宮庭赫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  
觀一切雜物斯皆金色其光遍照於王宮內  
王即恠問此光何來忽照吾宮將非世尊欲  
化衆生至我門耶又非大德諸天釋提桓因  
日天子等下降來耶王尋遣人往門外看使  
人見已還入白王向者大王所喚小兒今在  
門外此小兒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光明來

徹照故有此光王勅使言速將兒來王既見  
已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其兒相諦瞻觀已  
而作是言外道六師稱無因果真爲誑惑若  
無因果云何此兒得有拍光以此觀之諸外  
道輩陷諸衆生顛墜惡趣定知此非自在天  
等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斯善報始知佛語  
審諦不虛而不修福一何恠哉王言今猶未  
審此拍光曜或因於日而有此明或因於月  
而有此明必欲驗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即  
以小兒置于象上在前而行王將群臣共入  
園中而此小兒拍光所照幽闇大明觀視園  
中鳥獸華果與晝無異王觀此已喟然歎曰

佛之所說何期真妙我於今日於因於果生  
大堅信深鄙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生  
宗仰於時耆域即白王言假令貧窮尚應罄  
竭而修善業況復富饒而不作福如是語頃  
天已平曉還將燈拍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  
賜珍寶放令還家燈拍漸大其父長者為求  
婚所選擇高門娉以為婦長者既富禮教先  
備閨門雍穆資產轉盛夫盛有衰合會有離  
長者及母俱時喪亡譬如日到沒處暉光潛  
翳如日既出月光不現如火為灰熾焰永滅  
強健好色為病所壞少壯之年為老所侵所  
愛之命為死所奪父母既終生計漸損而此

燈拍少長富逸不閑家業惡伴交遊恣心放  
意耽惑酒色用錢無度倉庫貯積無人料理  
如月盈側闇轉就損時彼國法歲一大會集  
般舟山于時燈拍服飾嚴從詣彼會所時後  
群賊知燈拍未還伺其室便往到其家劫掠  
錢財一切盡取燈拍暮歸見已舍內爲賊劫  
掠唯有木石磚瓦等見此事已悶絕躡地傍  
人水灑方得惺悟憂愁啼哭而作是念我父  
昔來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劬勞積聚倉庫財  
寶是父所爲生育我身見有委付如何至我  
不紹父業浮遊懶惰爲人欺陵父之餘財一  
旦喪失倉庫空虛畜產迸散當于介時拍光

亦滅其妻馱賤捨棄而走僮僕逃失親理斷  
絕極厚者反如怨讎貧窮之人如起屍鬼一  
切怖畏能毀盛年好色氣力名聞種族門戶  
智慧仁義信行悉能壞之我之貧厄世間少  
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當作何方以自存濟  
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屍此事雖惡灾  
無供世受苦之業有人聞語即雇擔屍燈拍  
取直尋從其言擔負死人到於塚間意欲擲  
棄于時死人急抱燈拍辟如小兒抱其父母  
急捉不放盡力挽却不能得去死人著脊猶  
如胡膠不可得脫排推不離甚大怖畏作是  
念言我於今日擔此死屍欲何處活即詣旃

陀羅村語言誰能却我背上死屍當重相雇  
諸旃陀羅詳共盡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餘  
見之者罵燈指言狂人何為擔負死屍入人  
村落竟以杖石而擲之身體傷破痛懼並至  
有人憐愍將其詣城既到城門守門之人逆  
遮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屍欲來  
入城自見己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懷懊  
惱發聲大哭由我貧困不擇作處為斯賤業  
如何一旦復值苦毒寧作餘死不負屍生且  
哭且言時守門者深生憐愍放令還家到自  
空室先同乞索諸貧人等共住之者遙見死  
屍在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屍自墮地



燈拍于時逾增惶怖悶絕躡地久乃得蘇尋見  
死屍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  
前視之以刀試割實是真金既得金已心生  
歡喜復前剪頭手足如是前已尋復還生須  
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王者失國  
還復本位如盲得眼視照明了燈拍歡喜亦  
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譽有過  
先日親里朋友妻子僮僕一切還來燈拍歎  
曰嗚呼恠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極疾  
嗚呼恠哉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極速我  
先貧時素所有親昵交遊道絕聊無一人與  
我語者今日一切顯顯承事合掌恭敬假使

生處如天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為智亦得勇健諸善名聞雖復醜陋老弊少壯婦女樂至其邊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實寶其所收者盡是死人還擲屋中見是真金燈拍知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賣之還宮於後燈拍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五欲極輕動 如電毒蛇蟲 榮樂不久停

即生厭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衆人於佛法

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屍寶常隨逐之比丘問佛燈拍比丘以

何因緣從生已來有是指光以何因緣受此  
貧困復以何因緣有此屍寶常隨逐之佛告  
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為汝說其宿緣燈指比  
丘乃往古世生波羅柰國大長者家為小兒  
時乘車在外遊戲晚來門戶已閉大喚開門  
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瞋罵母言舉  
家擔死人去耶賊來劫耶何以無人與我開  
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中  
受斯貧困光指因緣屍寶因緣為汝更說過  
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入涅槃後  
法行住世燈指余時為大長者其家大富往  
至塔寺恭敬禮拜見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

此指以金薄傳之修治已訖尋發願言我以  
香華伎樂供養治像功德因緣願生天上人  
間常得尊榮富貴假令漏失尋還得之使我  
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  
及死屍寶聚以惡口故從地獄出時貧窮果  
報以是因緣少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  
乃至涅槃形像尚介況復如來法身者乎  
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犍  
連乘通往到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  
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曜與衆超絕目  
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  
此報奇妙無量天女荅曰我本前身時作瓶

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  
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  
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  
樂無極 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  
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  
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  
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  
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尔佛告阿難  
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  
尔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  
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  
見佛威光燄然毛豎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

物求福我去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  
因緣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恆生善處漸捨諸  
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羅漢  
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爲第一何況有人至  
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又智  
度論云若人盜佛塔中珠及盜燈明死墮地  
獄若出爲人世世生盲 又灌頂經云救脫  
菩薩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疋羸著牀痛  
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  
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  
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幡阿  
難問言續命幡燈法則云何神幡五色四十

九尺燈亦復尔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幡燈放諸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之難不為諸橫惡鬼所持 又超日明三昧經云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殖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 又僧祇律云佛言從今日聽

然燈時當置火一邊漸次然之當先然照舍  
利及佛形像先禮拜已當出次然餘處滅時  
不得卒滅當言諸大德欲滅燈不聽用口吹  
滅義云為有食火虫恐人口吹也聽以手扇滅及  
衣扇滅當羈折頭燹去入時不得卒入當唱  
言諸大德燈欲入始得入之若不如是越威

儀法也又三千威儀去然燈有五事一當持  
淨巾拭中外令淨二當作淨炷三當自作麻  
油四著膏不得令滿亦不得令少五當護令  
堅莫懸妨人行道又五百問事云續佛光明書  
不得滅佛無明闇以本無言念齊限故滅有  
罪又大唐三藏波頗師云佛前燈無處取燈



以物傍取不損光者得也頌曰

藕樹交無極 華雲衣數重 織竹能為象

縛荻巧成龍 落灰然藥盛 垂油濕晝峯

天宮儻若照 燈王復可逢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宋沙門釋道因

宋隋沙門釋法純 唐漢州三學山寺神燈

宋京師南澗寺有釋道因姓馬扶風人初出

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因等四人至河南

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水三人溺死炬

火又亡因判無濟理因素誦法華唯憑誠此

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一光如熒光追之

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弥新頻

作數度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胡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人南遊上京觀瞻風化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固入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破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恒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固欵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固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語左右曰向止今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固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

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終於彼也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隋西京淨住寺釋法純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性愛定林情兼拯溺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一七夜不添油炷而光曜倍常私密異之為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為幽竒所集故也至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閉室靜坐而無痛所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荅曰是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

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  
慎忽彰言死後門徒爲建齋修福道俗湊集  
並在純前有雙鴿飛來入純房內在衣桁上  
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去任之勿  
捉至暮方逝與衆辭別不覺餘想卒于淨住  
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  
唐蜀川漢州三學山寺至唐開皇十二年寺  
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七寸兼有神燈  
自空而現每夕常尔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  
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  
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絕  
初出一燈至大從此大燈添散四空千有餘

現遇大風起吹此小燈還滅滅已大燈還出  
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始滅每於月六齋  
日常出如此至貞觀末有僧法藏以乞為心  
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胄從門  
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餘無所損夜還  
返寺重門皆閉後遂改勵勤道業

有此一驗出  
唐高僧傳

依道宣律師感通記云律師問天人曰其蜀  
地漢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荅曰  
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懽喜王  
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  
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  
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特書蜀主故至正

月處處然燈以供佛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隸

釋音

適

反知革

腎

反孤充

維

反先對

製

徒頰

迺蓋

威扶  
貞云

反蓋

反於云

睇

反鐵犁

雖

於容

反也

進

反囚

俱成

反

薄

反昔

皴

反丘知

寇

反其

笏

商衣

反弋

制

反龕

反苦

含

樊

反煩音

冠

反之

狗

反藥

獸也

反剗

反隻

續

反作管

泚

反肥音

鬯

反丑亮

對堅

師也

反幼

反寔

照

反

槩

反力敢

褒

反補毛

揜

石也

反卓

反女

孝

反呼

玉

反知

今

